昭忠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昭忠錄
作者：佚名　元

不著撰人名氏，所記皆南宋末忠節事蹟，故以「昭忠」名篇。自紹定辛卯，元兵克馬嶺堡，總管田璲等死節，迄於國亡徇義之陸秀夫、文天祥、謝枋得等，凡一百三十人。詳其詞義，蓋宋遺民之所作也。每條先列姓名、官爵於前，而記其死難事實於後，其文閒有詳略，而大都確實可據。以《宋史・忠義傳》互相校核，其爲史所失載者甚多，卽史傳所有，亦往往與此書參錯不合 —— 如紹定辛卯，西和州徇難之陳寅，《宋史》亦有傳，而其同死之守將楊銳，則史竟失載其戰沒事，且譌其姓爲王銳；又《宋史・林空齋傳》，以空齋爲林同之子，考此書，方知卽同之號；史又誤以劉同子爲劉同祖，併失載其被執自縊，及其妻殉節等事，凡此皆當以是書爲得實。又張世傑在崖山及謝枋得被徵事，所載亦比諸書爲詳。考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、蘇天爵《滋溪文集》，均有修《元史》時採訪遺書之目，不載此名，孔齊《至正直記》所列修史應採諸書，亦無此名，知元時但民閒傳錄，未嘗上送史館，故至正閒纂修諸臣，無由見也。此本乃舊傳鈔帙，文字亦閒有譌脫，而大略尚可考見，謹著之於錄，庶一代忠臣義士未發之幽光，復得以彰顯於世，且俾讀《宋史》者，亦可藉以考正其疎略焉。

田遂〈忠義總管〉、李實〈鳳州知州〉、張度〈鳳州通判〉、張叔寅〈鳳州教授〉

紹定辛卯三月十三日，元兵自興元府邊面乘巫關入境，十八日，闖鳳州，至馬領堡，忠義總管田遂以兵二千駐堡，鏖戰數日，援絕死之。四月二十七日，城陷，知州李實、通判張度、教授張叔寅死之。

陳寅西〈和州知州〉、楊銳〈守將〉

紹定辛卯秋八月十四日，元兵入西和州，初楊銳為摧鋒統領，制千兵戍守，與陳寅率兵民憑城死戰，俘殺甚多。西和削山為基，四面陡絕，獨水門一路有隙，將官劉卓挾小忿

逾城以水門降，元兵乃並力攻陷，寅與其家四十口死，銳率諸將力戰死。寅先籍城中三十七萬九千單八口告急制司求援，至是盡殲焉。

楊起〈沔州知州〉、王友仲〈沔州通判〉

紹定辛卯冬十月十七日，元兵至青野原，都統張宣以兵二千守之，部將馮擇偽降，誘殺大將蘇布罕，遂拔營去。二十日攻沔州，都統知州楊起戰死，通判王友仲死之，沔陷。

全貴〈步將〉、董鵬飛〈階州知州〉

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元兵逼文州，聲言報花石峽之役，都統曹友聞遣步將全貴往援，戰歿。詰朝自文合兵攻階州，被圍援絕，知州董鵬飛拒戰，十二月二十日城破，鵬飛全家死之，元兵屠其城。

時當可〈天水知軍〉、陳瑀〈西和總管〉

端平丙申，制司檄時當可知天水軍，自大安提兵度關之官。三月十九日，趨麥積山搗北寨，斬首數千級，翌日，元兵乘其跋涉初至，擁眾追躡，當可力戰死，兵盡沒。夏四月，元兵至同慶，西和州總管陳瑀提兵巡屯，遇元兵於赤萊谷，力戰不敵，亦死。當可，字文舉，天水士人也，與曹友聞相得從，友聞軍屢立功，智數膽略友聞常謂不如，尤輕財，得賞賜均與戰士，死之日，妻子赤立。瑀，字伯玉，西和貢士也，累戰有功，軍民惜之。

曹友聞〈都統〉、張宣〈都統〉、曹萬、劉孝全、夏用、王漢臣、呂嗣宗、王畏〈俱友聞部下將〉

曹友聞，同慶栗里人也，擢丙戌第，為天水軍教授，以功名自任。制司命招忠義，就以為總管，所部皆兩界亡命及武仙汪世顯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歸附者，敵甚畏之，因謂短曹遍身膽，友聞遂以「遍身膽」為旗號，每戰勝即分其家貲以賞。丙申秋八月，二太子及塔海元帥以精兵五十萬於初三日入大散關，友聞議堅守沔州先合，四川忠義赴沔州制司連檄友聞屯大安，友聞不可，督以軍令，友聞歎曰：「武休出奇，前既失機，沔陽堅守，今又掣肘，以此誤蜀，蜀必亡，吾與俱亡矣。」九月九日，不得已離沔赴大安，十六日至，謀於諸將曰：「前日沔州主客勢殊，故元兵月餘不敢動，其計謀欲誘我也，制司已墮其術，沔州既不守，敵已得志，大安平坦，旦夕必並兵至，若與之戰，眾寡不

敵，止有雞冠山一堡可守，然無糧無水，諸君能堅守五日乎？」諸將曰：「若堅壁不戰，何止五日，但恐糧盡。」友聞曰：「今日見兵二萬，以一萬付汝等守此山，而自帶一萬出奇，彼且謂我在堡上，必來攻，汝等逆折其鋒，佯敗入堡，我決乘夜搗其背，以兩聲鼓為號，聞聲則出，內外夾擊。」又令大開陽平關以誘敵，營內不立旗幟，炊煙不出，雞犬不聲。二十日，元兵至十八里，二十一日，友聞入教場選精兵健將，皆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忠義七千人，兩戎司兵七百人。夜一鼓後，由大安渡江，直經七篙堤，逆上三百餘里，復渡江面，往來劉溪黑水一帶谷道，出敵背退伏。二十二日，元兵節次至，先有哨馬至，見關門開，無人徑，入，伏兵斬之，大隊繼至。曹萬、劉孝全麾兵戰關外，自辰至未，元兵敗績，日暮，萬等斂兵駐雞冠山，元兵環堡搗塹排木數層圍之。二十七日，友聞探知元兵已掠大安，令諸軍束裝，戒諸將曰：「我曹家一軍累年忠赤報國，聲撼秦隴，今與汝等在敵之背，正欲出敵不意，用奇制勝，且北兵今號百萬為攻蜀計，諸君食君之祿，用民之財，正宜奮發忠勇立功，上報國家，下報蜀民，大丈夫當於死中求富貴。先鋒夏用可提兵奮入陽平關，直趨北營，王漢臣、呂嗣宗可提兵分頭入左右隘，奪隘口入關，統制王畏可專駐陽平關外捉敗馬。居常夜劫寨止二三百人，今提萬人，謂之夜戰，各帶白搭膊，以『全勝』二字為號。」再三告戒訖，遂進行二十里少憩，值暴雨如注，索途冥行，嗣宗謂友聞曰：「今大風雨不息，人馬疲乏，不若在此待明朝。」友聞曰：「雞冠山無糧無水無城，初約五日，今已十八日，此山一破，技無所蔑，雖大風雨，機會豈可失也。」至水牛嶺分三道入北營，轉戰至晚，破數十營，直入陽平關，北兵備內不備外，又以雨作盡歸氈帳，殺死十數萬。雞冠山之兵聞鼓聲，出堡夾擊，轉戰至回回寨，二太子欲取韓溪路走，會天大明，分騎為百十隊，更迭馳突鏖戰。二十八日午未間，友聞馬中數箭，步騎五六百人，諸將曰：「軍雖戰沒，然殺敵亦過半，將軍曷若突圍而出，以圖後舉，將軍自在，敵決不敢入蜀。」友聞乃率餘騎突陣而出，敵俱披靡，至酉戌時，友聞中流矢，下馬步鬥，死之。夏用等諸將皆戰死，曹萬僅存五百餘人入堡，謂劉孝全曰：「兄既亡兵，且堅守此堡，猶可制敵，然即日無糧，與其坐而待之，孰若突陣而出，可則可，不然，與兄俱亡。」二十九日黎明，率諸將轉戰至龍門，萬、孝全俱死之。張宣守七里堡，面中兩矢，亦死。曹兵苦戰，制司遠遁，竟不見援，三泉之下白骨山積，元兵不意友聞死，盤旋大安，搜戰地三日，得遍身膽旗及其屍，然後舉手加額，平明入蜀矣。制司常旌以旗曰：「元戎卻敵世間有，教授提兵天下無。」每戰，揚之前驅。友聞前與元兵戰於花石峽，獲捷。

王翊〈制司參議〉

元兵既滅曹兵，遂破閬州取四川路，直入成都。十月十七日，至懷安軍金堂縣，哨馬渡

江，成都太平日久，不識兵革，制司丁黼昏席無謀，哨馬至閬，猶晏然。十八日巳時，哨至漢川牟池鎮，鐵騎三百申時至成都城北馴馬橋，城中忽聞有軍至，疑是潰兵，元兵沿城至大東門徑當城。十九日，元兵往來，城內居民皆縱觀，及晚，五巷內南角數人擒殺一騎，民間始知是元兵，市人或執梃與馳，或以几桌欄截街巷，元兵復出屯城外。二十日巳午時，再入城，居民皆閉門，有舉家自縊者，有舉家自焚者，制司丁黼與甥王茶幹、徐監倉遁，微服至南門，假道石筍觀音院，哨及，六人俱死。二十一日，官屬俱遁，惟制司參議王翊及僚屬二人召軍民，立賞格，與共擊北兵。二十四日，元兵步騎十萬至成都，入自東門，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廳令卜者占，其法用五龜實五盤中，按五方，五龜動不止，卜者曰：「民心不歸，成都是四絕死地，若住，不過二世，不若血洗而去。」二太子大書「火殺」二字，城中百姓無得免者，火光照百里，火逼制參王翊，公裳秉笏堅坐，兵士何龍扶至府衙東所避火，元兵問是何人，翊曰：「小官食君之祿，臨難不能救，死有餘責，可急殺我。」又問：「何以不去也。」曰：「願與此城同死。」元兵相與曰：「忠臣也。」令人守之，戒勿逼。二十六日，府治火，龍又扶翊至柳堤，赴井死。

劉銳〈文州權州〉、趙汝鄛〈文州通判〉、劉同哥〈銳之子〉

元兵攻文州，權州劉銳、通判趙汝鄛激厲軍民八千堅守。自九月十九日，晝夜接戰五十餘，城無水，仰給江流。元兵別浚，江道移向南山，城中水絕，人馬渴死過半，有興元都統陳昱以過拘文城，夜逾城出降，告以虛實，攻益急。銳自度不免，夜集家人盡飲以藥，聚屍及金帛誥命焚之。銳家素有禮，少子同哥才六歲，銳所鍾愛，飲藥時同哥猶在抱，下拜而受之，左右大慟。銳與長子及餘兵皆渴悶僵立不能行，銳自殺，汝鄛突圍被執，臠殺之。城破，餘兵皆奮空拳巷戰死。被圍七十五日，軍民死者五萬餘。

范辰孫〈綿州知州〉、李大全〈簡州知州〉、史顯孫〈懷安知軍〉、劉當可〈漢州權州通判〉、趙太保〈宗室〉、邵復〈漢州節制〉、羅由〈漢州知錄〉、袁拱辰〈教授〉、羅君文〈知縣〉

元兵分哨入簡州，知州李大全死。知懷安軍史顯孫避於簡，亦死。元兵至漢州，權州通判劉當可與一宗室太保率民兵城守，太保出城往羅山，謁賀靖借兵，歸遇元兵，見殺。遂破城，忿而血洗焚蕩，死者十萬餘家，當可與節制邵復、知錄羅由、教授袁拱辰、知縣羅君文皆遇害，知綿州范辰孫亦死。

和彥威〈金州守臣〉、楊福興〈統制〉、汪統制〈前軍〉

和彥威守金州，丙申八月元兵入蜀時，遣兵守饒風關，不攻而過。彥威與忠順軍統制張珍謀搗其虛，十一月提兵五千從金州箐口十八谷徑詣長安，襲其家計寨，是年元兵至成都不久駐者，以彥威牽制也。及元兵自鳳州出，彥威始由上路歸，其後諸州殘破，彥威提孤軍守孤城，外絕救援而堅壁屹立，北軍數攻饒風不下，乃自箐口幹腹。明年六月，大隊從谷中奄至，百道攻城，彥威死之。金口陷，謀窺開達下瞿塘，夔州路安撫盧普集兵，命李安國節制諸軍分守雲安、白帝等關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元兵自州後臥龍山穴至白崖，統制楊福興戰不利，普及安國遁，福興再戰，敗績，所部止三千，殺傷相當，收兵入關，元兵四面蹙之，前軍汪統制戰沒，西門餘兵止三百人，福興猶戰不已，援不至，死之，兵皆沒。

何進〈都統〉、張珍〈都統〉、王誥〈統制〉、王侃〈統制〉、呼延棫〈統制〉、王履正〈制置使〉

紹定辛卯冬十月二十四日，元兵攻大安，都統何進開關以戰，殺北馬七百餘，勵兵再戰，忽望山後狼煙數通，元兵自龍門由馬家陵幹腹，已越大安四十餘里，進急分兵防遏，至新灘，兵寡不敵，進及統制王誥、王侃、呼延棫皆死。戊戌冬，都統張珍隨制置使王履正行邊入綿州。十月十七日，走彭州之竹溪，元兵進襲逼甚，珍以二千人伏山谷中，自將五百人陣於谷陰，北騎五百衝其陣，珍弓矢齊發，引騎趨谷，陰伏發，錯愕，珍呼曰：「我是張憨子，可急投降，不降更何處走。」摩兵薄之，元兵遂衄。珍雖捷而元兵追襲不已，再戰於導江，履正已渡，珍為後，拒三日，糧絕力倦，急引兵趨橋，橋已斷，乃入茂州界，險隘失援，軍不成列，又戰於牛溪橋、威戎關，珍死之，部將孫棟收散卒屯汝川，什存二三。

李沖〈同慶知州〉、尹震〈教授〉、趙章〈統制〉、朋慶〈統制〉、張憶牧〈知府〉、趙拱實〈主管文字〉、王朝〈總管財賦〉、何充〈黎平通判〉、渠帥、石戴〈俱邛徠部〉、秦忠孝〈都統〉、田廣安〈都統〉、鮮于渭〈施州知州〉

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元兵入同慶府，知府李沖、教授尹震死之。二十五日，攻金坪，統制趙章戰死。端平乙未八月十五日，統制朋慶戰死於河池。嘉熙丁酉十月二十四日，元兵至嘉定府，知府張憶牧全家死。元兵至遂寧府，轉司主管文字趙拱實死，四川總領財賦王朝被執死。戊戌冬十月十八日，元兵至黎平，通判何充不屈死，邛徠部渠帥石戴以千兵與元兵戰歿。己亥正月十五，哨馬至成都城外，都統秦忠孝、田廣安引所部

至，遂前鏖戰，軍士死者萬人，忠孝父子皆死之。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元兵至施州，知州鮮于渭被執死。

陳隆之〈四川制置〉、蒲東印〈制司參議〉、蒲東實〈隆州知州〉

嘉熙辛丑冬，元帥禿薛以兵攻成都，制使陳隆之嬰城固守，元兵苦攻不克，欲退，而都統田世顯開大安門，元兵遂入，執隆之，先殺其家，制司參議蒲東印而下死者十數人。執隆之至漢州，俾招都統王夔，而隆之止書「城破被執」四字示之，呼夔勉力堅守，禿薛大怒，手刺殺之。事聞，贈待制，立廟，推恩族屬以為嗣。知隆州蒲東實被執，不屈死。

陳元桂〈臨江軍守臣〉、趙孟濟〈清江知縣〉

開慶己未，元兵至臨江軍，制置使徐敏子寓閶金鳳洲，擁妓玉妙日酣飲，以兵少辭，不迎遏。哨漸近，士民恃敏子不遷避，郡無城，列木為柵，哨騎將至，知軍陳元桂坐城門，飛矢墜前，眾勸其少避，不從，俄而，元兵至，中飛矢而死。事聞，特轉元桂五官，贈寶章閣待制，立廟，賜謚正節，賜錢十萬助葬，官其二子。制司近隔一水，終不調兵，士民趨浮橋，將依金鳳洲，敏子已斷橋自保，迭擁入水，死者十數萬人，厥後敏子貶死封州。清江知縣趙孟濟亦死於賊。

黃仲文〈總統〉、廉節〈保義郎〉

景定辛酉六月，都統知瀘州劉整以瀘降，北人稱整曰賽存孝，翼日即除湖北副總管，總統援蜀諸軍。黃仲文有眾三千，戍瀘，眾欲乘未定奪舟東走，整紿之曰：「以俞興兵故，侈拜與公無傷也，事定當厚禮遣公。」翌日，整乃分散其兵誘使降，仲文大罵不屈，整殺之。保義郎廉節奉制檄羅麥於瀘，不降遇害。事聞，仲文贈武顯郎，除致仕恩澤外，更與一於思擇。節贈忠訓，與一子進武校尉。

許彪孫〈觀使〉

許彪孫，簡州人，狀元弈子也，罷郡奉祠祿，寓居瀘城，人稱許觀使。劉整使修降表，誘之降，彪孫朝服以拜天地祖先，率一家由少而長自絞死，贈中奉大夫直秘閣，除致仕恩澤外，再與一子恩澤，謚介節，立廟。

張桂〈都統〉、金文德〈都統〉

制置俞興、都統張桂、金文德等收復兵逼城，整出兵江山，大戰敗走，逐北至城門，僅得入，氣息乖絕，興弗知，不乘勝奪門，乃以日暮收兵。明日，整乘城拒守，乞紐憐濟師乘，興復圍城，城中勢甚窮促，而元兵來援。八月，摘圍城兵，命都統屯達晨往迎敵，逮午，復摘東門圍城卒往助，易他卒補缺，更替未定間，整登城見而悟，亟命勇士從暗門突東圖，始惟百十卒，繼乃大至，衝興大潰，興得小舟奔南岸黃市還重慶。達聞敗亦遁，附馬尾渡江，士卒擁溺者十八九，流屍蔽江而下，惟桂文德力戰不敵死之。桂嘗守老鼠隘，軍中號曰老鼠張桂，誓取整，一日整令呼曰：「吾今日放貓捕矣。」桂以氣吞整，不戒果遇害。事聞，贈桂容州觀察使，文德復州團練使。

張順〈都統制〉

元兵圍襄陽五年。聞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，源於均房，於彼造輕舟百艘，以三舟聯為一舫，中一舟裝載，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。出重賞募死士，得三千，求將得民兵部官張順、張貴，智勇素為諸將所服，俾為都統。出令曰：「此行有死而已，汝輩或非本意，宜急去，毋敗吾事！」人人感奮。壬申夏五月，漢水方生，發舟百艘，每艘載卒三十鹽一袋布二百匹及他物。以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，越二日，又進高頭港，結方陣，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。夜漏下三刻起碇，以紅燈籠為號，貴先登，順殿之，乘風破浪徑犯重圍。至磨洪灘以上，北舟布滿江面，無隙可乘，眾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，元兵迎敵，近南船躍入，竟墮水中，溺死萬計，轉戰百里。二十五日黎明，抵襄城下，城中久絕援，聞救至，踴躍增氣，及收軍，獨失主將張順。越數日，有浮屍溯流而上，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，視之順也，身中四槍六箭，怒氣勃勃如生，諸將大驚以為神，結塚斂葬，立廟祀之。

張貴〈都統制〉

張貴既入襄，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，貴恃其驍勇欲還郢，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，使持蠟書赴郢求援。元兵圍守益密，鹿門山水路連鎖數十里，列撒星樁，雖魚蝦不得度，二士遇樁及柵即鋸斷之，竟達郢，還報許發兵五千，駐龍尾洲夾擊。刻日既定，以七月七日別文煥東下，登舟點視所部軍，失去帳前親隨一人，乃宿有過被撻者，貴驚曰：「吾事泄矣。」急行彼或未及知，復不能銜枚隱跡，乃舉炮鼓噪發舟，乘夜順流斷絙，破

圍冒進，眾皆辟易。既度險地，夜半天黑，至小新城，元兵數萬邀擊，以死拒戰，沿岸束荻列炬，火光燭天如白晝。至句林灘，漸近龍尾洲，遙望軍船旗幟紛披，貴軍喜躍，舉流星火示之，軍船見火即前迎，及勢近欲合，則來舟皆北師也，蓋郢兵前二三日以風水驚疑，退屯三十里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，遂據龍尾洲以逸待勞，貴既不為備，戰以困，出於不意，殺傷殆盡，身被數十槍，力不支，為元兵所執，不屈死。乃命所降卒四人舁屍至襄，令於城下曰：「識矮張乎？此是也。」守陴者皆哭，城中喪氣，文煥盡斬四卒，以貴附葬順處，立雙廟祀之，以比於張巡許遠。

牛富〈都統制〉、范天順〈都統制〉

咸淳癸酉三月十八日，襄陽帥臣呂文煥以城降，右武功大夫馬軍統制牛富守樊有功，樊破守襄，城降之際，傷重不能步，乃就戰樓以首觸數四，投身火中死。後贈靜江承宣使，賜謚忠烈，妻胡氏封郡夫人，三子各予恩澤。居鄂武功大夫都統制范天順與張貴同入襄，及城降，仰天大呼曰：「好漢宜降便死也，做個忠義鬼。」乃就所守地分自縊死。後贈定江軍承宣使，賜謚忠潛，妻徐氏封宜春郡夫人，二子予恩澤，仍賜白金五百兩、田五百頃，居黃。

邊居誼〈提舉官〉

甲戌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沙洋新城守將黃順逾城出降。二十七日，屠其城，提舉官邊居誼死之。時居誼呼其儔張弓箭同發，應弦而斃，後傳為神。

趙卯發〈昌州人，池州通判〉、雍氏〈發妻〉

德祐乙亥春二月，元兵至池州，通判權州趙卯發嬰城守禦，度不能支，有弟在他州，卯發裂衣書一詩寄之，曰：「城池不高深，無財又無兵，惟有死報國，來生作弟兄。」又題於壁曰：「國不可負，城難以降，夫婦俱死，節義成雙。」遂與其妻雍氏俱縊。初六日，武將張琳以城降，丞相巴延命琳於公帑內支錢買棺斂葬，作佛事以表之。琳尋見殺。

唐震〈饒州守臣〉

元兵至饒州，通判縱妓女迎焉，將佐聚飲野寺止妓宿。詰旦，妓歸言曰：「昨所迎非真北人，其言語舉止皆南人也，豈姦黠作飾為盜邪？」郡守唐震謀剿之，兵遂出。元兵亦

衝入城，城內亂，震避於州治之後圃，為元兵所執，命之降，不屈遇害，有以醬瓿覆其屍於州治之廡下者。元兵據城後，戒毋擄掠，唯敷派撒花銀輸官。江東提刑黃大任言：「敵勢鴟張，如鄂如江州南康則賣降，如寧國府守臣趙與則棄城遠遁，獨饒州守臣唐震誓死不去，昨得判官鄔崇節報，知為北兵所害，已下本州，如法官斂安葬，乞行褒贈。通判萬道同輕徇迎降，乞行追勒。」於是贈震華文閣待制，賜謚，立廟，二子與京官恩澤。道同追三官勒停。有司具衣冠斂震，於其時得州印云。

江萬里〈丞相〉、江萬頃〈南劍州知州〉

元兵之下饒城也，前丞相江萬里家城內，聞變，於其家止水亭前池內赴水死之，闔門悉受屠戮，弟萬頃前知南劍州，亦遇害，後贈萬里太傅，與致仕遺表恩澤，賜謚文忠。

趙崇源〈宗室〉、汪立信〈端明殿學士、沿江招討使〉

襄陽之受圍也，汪立信帥湖南貽書賈平章陳三策：

一謂，內地兵多無所用，宜盡抽摘，可五六十萬起赴江北，或百里或二百里分置一屯，各設都統，江面七千里諸屯相望，設大藩府二以督之，急則上下流互相應援，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，久而勢成，雖進亦可。

二謂，久繫北使郝經何益？不如遣使送之北歸，啖以厚利緩其師，期年歲間，我江外之藩垣成，氣勢亦固，江南之生兵日益，禍少紓矣。

三謂，若此二說不可行，惟有準備投拜。

蓋欲激賈似道行前二策也，似道見書，怒罵：「瞎賊敢爾妄語。」蓋立信目眚，故云。襄失，以立信鎮江陵，未幾，召為刑部尚書，不拜。元兵渡江，起為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，立信知國事已去，以其家囑愛將金明。時兩淮猶能固守，立信渡江趨淮，會似道出督師，相遇江上，撫立信背泣曰：「端明端明，不用公言以至於此。」立信曰：「平章平章，瞎賊今日更道一語不得矣。」似道問何往，立信曰：「今江南無一寸乾潔地，欲去尋一片趙家地，士死要死得分明爾。」遂抵高郵，寓高涉亭。丞相巴延入建康，駐立信宅，有告立信嘗獻三策者，巴驚歎謂：「江南有人，若用其言，吾安得至此。」因厚待其家，議遣使迎立信歸，金明不敢泄所寓，密價至高郵以報，立信拊掌笑曰：「吾

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。」大慟而卒。蓋乙亥二月二十有一日雲。

文天祥〈丞相、信國公〉、杜滸、尹玉、鞏信、趙時賞、張汴、劉洙、繆朝宗、孫橐、陳龍復、蕭明哲、彭震龍、蕭燾夫

文天祥，字履善，一字宋瑞，吉州人，寶祐丙辰進士第一，時年二十一，累仕至湖南提刑，遷知贛州。元兵渡江，天祥首張榜檄子揚諸呂罪狀，糾合義勇，期入衛君父，卓為四方勤王之倡，除江西安撫兼提刑。乙亥春也，天祥召募，應者雲合，夏四月，有祖母喪，解官治葬。起復，趨入衛，提其兵以行，戈甲精明，號令嚴肅，未出境，遽留屯隆興。天祥抗章言軍士踴躍，願赴國難為勤王也，奉詔留屯，大沮士氣，乞如前詔赴闕。久乃許之。八月至行在所，駐兵西湖，九月，除浙西江東制置使、江西安撫使、知平江府，陛辭乞斬賈似道鬻鼓。冬十月九日，領兵赴鎮，元兵已圍劉師勇於常州，亟遣兵五千救之。二十七日，戰於五木，敗績，贛將尹玉死之，師勇單騎突圍走常州。下廣德軍，繼下安吉，危獨松、千秋，二關俱震，京畿危急，趨天祥入衛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發平江，既至，拜疏自劾，以所部州降陷也，請誅斥，詔不允，令疾趨督府議軍事，進資政殿學士，升制置安撫大使，令制司餘杭守獨松關。明年丙子正月三日，兼知臨安府，辭不拜，詣闕陳大計，不得見，所部聚富陽以俟。十八日，丞相巴延營於皋亭山。十九日早，以天祥為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。會使轍交馳，北師約當國大臣相見，執政侍從聚左相吳堅府，交讚天祥一行。天祥見奉使無留者，欲往覘虛實，歸而謀焉，乃辭相不拜。二十日，以資政殿學士出使，見丞相巴延、元帥唆都，天祥曰：「講解一事，前丞相首尾，非予所知，今太皇太后以予為相，予不敢拜，故來軍前商量。」巴延曰：「丞相來句當大事言，甚善。」天祥曰：「本朝承帝王正統，衣冠禮樂所在，北朝欲以為與國乎？抑欲毀其宗廟社稷乎？」二帥以詔旨為辭，謂社稷必不動，百姓必不殺。天祥曰：「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，今兩丞相親定盟好，宜退兵平江、嘉興，俟講解之說聞奏，北兵待區處何如？」辯難甚至。天祥曰：「能如予說，兩國成好，幸甚。不然，南北兵禍未已也。」巴延憤語侵天祥，天祥曰：「予為南朝狀元宰相，止欠一死報國，刀鋸鼎鑊非所懼也。」乃羈縻天祥，不使復還。明日，宰執吳堅、賈餘慶、謝堂、家鉉翁、劉岊等以國降，天祥遂前責巴延失信留使，又詬斥呂文煥引敵陷國，並斥其侄師孟負國。所募兵在富陽者，潰而西歸。二月八日，堅等以祈請使赴北，並驅天祥登舟。二十日，至鎮江，用其客杜滸計得逸，與從者鞏信、尹玉、趙時賞、張汴、劉洙、繆朝宗、孫橐、陳龍復、蕭明哲、彭震龍、蕭燾夫十二人，以晦日登舟，夜走淮東。三月朔，入真州，與守將苗再成協謀興復，天祥喜甚，為移書兩淮帥將等。初二日，李庭芝遣使至，出文書述脫回人李七二供，有丞相往真州賺城，謂天祥為北用使，諭再成：「決無宰相得脫理。縱脫，

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。何不以矢石攻之，乃開門放入邪？」意使再成殺天祥也。再成憐之不忍害，然亦不敢留，出之西城門外。天祥與浒彷徨無所歸，從者皆無人色，再成俄遣二校將數十卒，攜行李還天祥，衛送出境，且覘其去就決處置。行野中露刃甚惱，固叩其所向，天祥曰揚州，二校勸令往淮西，天祥曰：「淮西與建康、太平、池州、江州對境，北兵布滿，無路可歸，止欲見李制使，或能信我，尚欲連兵以圖興復。」二校曰：「揚州殺丞相奈何？」天祥曰：「信命。」二校知無他志，乃辭，天祥贈以金而別。夜徑北戍，銜枚疾行，三更抵揚州城下，門守森嚴，既前復卻，風露淒清，鼓角悲慘。四更，浒曰：「李公必不見信，徒為矢石所陷，不如趨高郵，從通判渡海歸江南，或邀二王伸報國志，徒死此無益也。」將曉，聞北哨至，乃變姓名易服，詭行間關險阻。閏二月，至通州，航海至浙東，至台州，夏四月，至瑞安。五月，益王登極，於福州召天祥。六月六日，至授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路軍馬，與陳宜中並相。首責宜中：「當奉兩宮與二王同奔，奈何棄其所重？」宜中慚嘿。又數誚其怯懦，紀綱不立，權戚用事，且曰：「檀公上策不意公能得之。」宜中不樂。見大將張世傑問兵數多少，世傑以所部對，天祥歎曰：「公軍在此矣，朝廷大軍何在？」世傑亦不樂。天祥乃議，宜規恢江西。七月四日，發行在所。十三日，至南劍募兵。冬十一月，入汀瞰贛。十二月初，命招討趙時賞以兵三千復贛之寧都縣。千戶趙潛以兵自建昌至，時賞走，寧都復陷，千戶關某、鎮撫孔遵以二十九日率師至。明年丁丑春正月，元兵向汀，天祥命江西提刑趙孟滋領兵收復，屯寧都城外，不戰而退，天祥退屯漳州龍岩縣。三月，屯梅州。夏五月，復贛之雩都縣。六月，進據興國縣，遣兵攻贛，不利。七月，元江西宣慰李恒統師至，乃分將援贛，走孟滋於贛城下，恒以兵搗興國襲天祥，窮追四百餘里。八月十七日，至空坑，天祥敗，執其夫人歐陽氏、一子二女及趙時賞、孫杲等，天祥窶榛莽中，追將囊家歹貪收金帛，因得逸，復收散卒。冬十月，入汀，復出會昌入安遠趨循。戊寅春二月，屯惠州海豐縣。三月，屯麗江浦，遣使訪問御舟所在。夏六月，御舟泊厓山，天祥移軍船澳。八月，至加少保進爵信國公。冬十月，屯潮州潮陽。十二月，東省元帥張宏範舟師至，移屯海豐。是時，備水道不虞陸路也，趙孟滋為前鋒，鄒洊殿，北騎二百兼程追襲，二十日午，至五坡嶺，望見山上步卒四集，叩之左右，咸謂鄉人捕鹿也。奄至中軍，天祥被擒，官屬士卒昔皆脫於空坑者，至是俱遭執戮，唯孟滋以先行十里得遁。明年二月六日，厓山師潰，國亡，送天祥如燕。十月朔，至燕，械繫千戶所。十二月二日，以疾脫械。初九日，召詣樞密院，長揖不跪，丞相博羅命譯者問有何言，天祥曰：「我為宋宰相，國亡職當死，今日被擒，法當死，復何言？」博羅曰：「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城郭土地付與別國，復有逃者否？」天祥曰：「謂我曾為宰相，奉國與人而復去之邪？我前除宰相不拜，奉使巴延軍前即被拘執，別有賊臣獻國。國亡我本當死，所以不死者，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，老母在廣，故圖去耳。」博羅曰：「德祐幼主非爾

君耶？棄嗣君別立二王豈是忠臣？」天祥曰：「德祐不幸失國，當此時社稷為重，君為輕。吾別立君為社稷計，何謂不忠？從懷、愍而北者非忠，從元帝者為忠；從徽、欽而北者非忠，從高宗者為忠。」博羅曰：「晉元帝、宋高宗俱有來歷，二王從何受命？」張平章曰：「二王逃徙，其立不正，是篡也。」天祥曰：「景炎皇帝是度宗之長子、德祐皇帝之親兄，何謂不正？啟位於德祐已去，何謂篡？陳丞相奉二王出宮時，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，何謂無所受命？」博羅曰：「汝為丞相，若將二王同走，方是忠臣。」天祥曰：「此說可以責陳丞相，不可責我，我不曾當國也。」博羅曰：「汝立二王有何功勞？」天祥曰：「家國不幸喪亡，立君以存宗廟，宗廟存一日，則臣盡一日之責，何功勞之有？」曰：「既知不可為，何必為？」天祥曰：「人臣事君如子事父，父不幸有疾，雖明知不可為，豈有不用藥之理？盡吾心焉，不可救則天命爾。今日天祥至此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。」堂上怒令吏引去，復入獄，獄中集杜句為詩，備載所歷，皆忠憤淒激意。壬午春，自獄中寄書所親曰：「吾終之時，惟書一讚於衣帶間，云吾位居將相，不能救社稷正天下，軍敗國亡至為囚擄，其當死久矣，頃被執以來，欲引決而無間，今天與之機，謹南向再拜。其贊曰：『孔曰成仁，孟云取義。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』宋丞相文天祥絕筆。」冬，因狂人薛寶住妄書告變，指天祥為內應。十二月初八日，元世祖召天祥於殿中，天祥長揖不拜，左右強之拜跪不可。或以金撾捶其膝，膝傷，天祥堅立不動。乃降旨曰：「汝在此久，如能改心易慮，以事亡宋者事我，當令汝中書省之任。」坐而對曰：「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，號稱狀元宰相，今事二姓實負此心，非所願也。」世祖云：「然則汝何所願？」對曰：「願與之死足矣。」世祖猶不忍，遽麾之退。初九日，宰相奏曰：「天祥既不歸附，不若如其請，賜之死。」可其奏。是日，宣使以金鼓迎之詣市。天祥聞之，欣然曰：「吾事了矣。」左右去其巾戴黃冠，荷械出，顏色揚揚不變。時燕市觀者如堵，宣使遍諭曰：「文丞相南朝忠臣，皇帝使為宰相不可，故隨其願賜之一死，非他人比也。」宣使問天祥曰：「丞相今有甚言語？回奏尚可免死。」天祥曰：「死則死爾，尚何言？」天祥問市人孰為東南西北，趨而南向再拜，就死。燕人凡有聞者莫不歎息流涕。天祥死後，大風忽起揚沙石，晝晦咫尺不見人，守衛者皆驚。吉州士人張宏道，字毅夫，號千載心，與天祥善，隨至燕，負其顱骨歸葬廬陵。天祥少有大志，明銳忠壯當世鮮儷，其自贛勤王也，繡其戰袍曰「拌命文天祥」，崎嶇萬里，歸翊行朝，赤心益堅，卒死臣節，芳名壯概，與宇宙同不朽云。

王安節〈常州守將〉、姚訾〈常州知府〉

德祐乙亥春三月，元兵攻破常州，將軍王安節被擒，不屈死之，安節前守合州節使堅之

子也。夏四月，督府總統軍馬張世傑復常州，留劉師勇守之，即家起姚訾知府事。公，橘洲第三子也。常自十月八日被圍，至十一月十八日城破，師勇遁，元兵憤其堅守，屠之。初元兵苦攻常不下，城上語之曰：「若要得常州，除是金山長。」歇後語也。遂挾金山，長老懼死，妄言此城乃龜形，擊其首破矣，至是並兵攻南城，遂克之。訾死之，諡忠毅。

李芾〈湖南安撫、知潭州〉、沈安〈劊級〉

德祐丙子春正月三日，潭州下，湖南安撫知潭州李芾死之。潭為荊湖重鎮，殷實繁麗，開慶兵難，帥臣向士璧力戰堅守，城迄全。咸淳中，襄圍急，汪立信為帥，預憂之，為浚築排柵計，湘人憚勞，議其迂。甲戌，留夢炎以觀文殿學士來鎮，元兵渡江。明年乙亥春，詔征諸道兵入衛，夏五月，夢炎盡提戍兵且席卷府庫以行，乃以芾知潭州，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。芾，蜀人，僑寓衡州，嘗尹臨安有能名。一日，因置水桶防虞，以油飾外，有請並油其內者，芾歎曰：「今日如何由得內。」賈似道方顓制弄權，事多不從中，後聞芾譏己，大怒，嗾言者論擊，遂被重劾，列之贓籍，坐廢十年，其門生曾淵子登朝祈似道，得洗敘。長江失守，乃起芾為湖南提刑，是年五月拜命，即家建臺。閱數月，升帥將赴鎮，遣其長子避地南中以奉祭祀，芾乃與親友別曰：「州無兵財，城知難守，然君命無避，是行必不免，惟一死與城俱亡。」眾疑芾久廢觖望，謾為是言。十月三日，右丞阿裏海牙領重兵圍城，連營環鎖，城內僅存州兵守禦，芾慷慨自厲，軍民咸願死守，元兵攻擊無虛日。明年丙子春正月，攻益急，破其西北城。芾嘗厚一劊級沈安，一日呼使前曰：「吾力盡不能守矣，將就死，勿使吾身為敵得，其為我掩瘞焉，汝宜先殺吾家眷而後殺我。」安惶恐不敢當，芾怒曰：「吾平日厚汝者何事？直為今日矣。」安悟，挾刃入，一家俱死，芾就死，縱火府治焚其屍，安亦自殺。湖南轉運判官鍾蜚英收交簿封府庫，與都統制劉孝忠及帶禦械吳思聰以城降。州民或自屠其家，或自縱火，城內煙焰四起，元兵且入，死者數萬人，爭門出走，死於城外者又不勝計，外十縣則先被屠掠，枕骸蔽野，十里無煙。廣西經略安撫使李與兵來救，憚不敢進，僅駐衡永間，為靜江捍蔽。湖南提刑使司亦就衡州置援潭局募兵，又招茶陵桂陽劇盜數萬以救潭，亦不敢進。潭既下，群盜潰散，反大掠而歸。是夏，有自潭來者言，城內蕩為瓦礫，惟運司及皮參政龍榮故宅僅存，戍兵結茅以居，其一隅則敗屋數區而已。潭受圍至陷凡三閱月。

尹穀〈衡州守臣〉、尹岳秀〈穀之弟〉

尹穀，字耕叟，潭州人，登科入仕。乙亥歲，差知衡州，迓吏及門，潭已受兵，帥守李芾屈讚兵。明年正月，芾死城破，穀取平生所受誥敕置庭中，具衣冠望闕再拜，謂其弟岳秀曰：「弟宜急走，不可使尹氏無後，吾受國恩義當死。」岳秀曰：「兄死弟安往，願得俱死。」於是全家四十餘口，老幼環坐，婢僕席地，鎖其門縱火自焚死。

趙淮〈江東運判〉、某氏〈淮之妾〉

趙淮，潭州人，席門蔭仕至江東轉運副使，置司建康。元兵臨城，突圍趨溧水民寨，寨破被執，不屈，械繫詣揚州城下，令淮呼城中官吏出降，淮反其詞，元兵復怒，執歸建康殺之。淮之出奔也，一妾與俱，既及難，為某萬戶所得，與萬戶曰：「妾願事相公終身，然趙運判既死，無人埋骨，願與妾往殯，殯畢即歸。」萬戶惻然，如其言，迨至死所，屍棄江濱，妾命輿夫推屍入冰水，猶淺不流，妾乃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，即仰天大哭，躍入水中而死。

密佑〈都統制〉

密佑，淮人，起行伍，為將嘗戍荊嶽。會湖南北陷，諸州戍兵俱潰散，佑與劉浚奔江西，過撫州，制使黃萬石招隸麾下，不知萬石久已為遁降計矣。乙亥十一月，隆興受兵，守臣劉槃屢請援，萬石遣佑將兵二千以往，戒勿戰。二十五日，至進賢之壁佘，猝遇元兵，佑忠憤即戰，戰正酣，矢貫其腦，猶自拔矢，以指按瘡，呼軍士曰：「孩兒每正好用力殺。」俄而昏備，所將軍皆沒。元帥宋都歹嘉其勇，以良藥傅瘡，使之降，不肯，命以千戶金牌，叱不受，曰：「請死。」遂囚於隆興，久之，察其終無降意，遂斬於西華門外。臨刑其子市北飯以進，佑叱曰：「此豈是吾吃底東西，亟將去。」復市南飯以進，飯訖臨刑。

司馬夢求〈沙市監鎮〉

德祐乙亥夏四月五日，元兵至。沙市距江陵鎮十五里，兩城相望，中隔一水，築堤通行，市南阻川江，北倚江陵，地勢險固，為舟車商旅之會，恃水為防。是年湖水忽涸，市南沙磧皆露，元兵陳磧上，乘南風縱火，內薄登城，遂下。守將程文亮降，監鎮司馬夢求戰死，溫國文正公七世孫也。後五日，川江大漲，沙市城腳皆沒，已無及矣。

李庭芝〈淮東制置使〉、姜才〈部將〉

李庭芝，字祥甫，其先汴人，後徙應山，又徙德安，登淳祐進士，權揚州，尋知陝州。襄帥呂文煥降元時，庭芝居憂寓鎮江，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使事，庭芝馳至揚州，戎馬滿郊，幾為所薄。元兵破鄂，詔天下勤王，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，率所部郡縣城守。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，誅虎，焚其榜，日遣兵拒戰。德祐乙亥，元丞相巴延既下沿江渚郡，乃留平章阿術鎮瓜州，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奏事。張世傑復常州，命劉師勇守之，自帥舟師由海道向金山，約庭芝自揚州出兵向瓜州，殿帥張彥自常州向鎮江，期以五月一日三路並進，與北師決死戰，奪江面以通淮浙之財。議已定，會連日西北風大作，庭芝疑海舟必乘風以至金山，乃不候元約，即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統姜才率步騎侵晨掩擊。時北兵輕視揚州，謂不能出軍，雖城揚州橋而守備終疏，才破其城，殺獲甚眾。部下勸才保勝歸，才曰：「吾受命取瓜州，何敢以小誤大事。」遂趨瓜州，則世傑海舟未至也，才失勢，元兵方圍真州，皆移營救瓜州，阿術先登搏戰，才力戰，至晡不能勝，才率騎退走，而所部步兵遮其歸路，才遂殺步兵，取道還揚州城，元兵追至城下，騎兵死者十八九。五月一日，世傑舟師如期至金山，則才兵已敗矣，世傑乃結陣焦山，值風弱海舟不能動，參政董文炳以快船進攻，往來如飛，世傑竟敗，獨彥爽約自保，兵不出，淮事遂去。揚恃通泰為援，元兵又築灣頭城，斷通泰往來之路。秋七月，才再出兵，攻其城不克而走，步兵懲前敗，乃自殺騎兵之退走者，於是騎兵死者十八九，步兵死者十五六，而揚之精甲皆盡，閉關不復出。會益王稱帝於福州，間道召庭芝為右相兼樞密院使，庭芝拜命，乃命淮東朱煥代帥，自與才將輕騎趨通泰，謀泛海歸福州。庭芝甫出城，煥即以揚州降，元兵亟追庭芝，僅得入泰州，重兵圍城，知州孫泰臣開門降，庭芝及才被執，俱不屈，械至揚州，斬庭芝而臠才。才臨刑含血噴罵不絕口，淮東諸郡皆降。

徐道隆〈浙西提刑〉、趙良淳〈湖州知州〉、趙載孫〈良淳之子〉

徐道隆，字伯謙，婺之武義人，以父任入仕。汪立信制置京湖，奏請道隆為參議官，甲戌，立信除刑部尚書，道隆偕賓客十人去江陵。明年，趙孟傳制置淮西，以道隆參其軍事，復除浙西提刑。元兵寖迫，文天祥棄平江，潰卒四出，為浙西患，苦安吉尤甚，知州趙良淳莫知所為，有旨令道隆措置，既至，取潰卒肆掠者竿其首於市，牛監軍遁去。時范文虎、程鵬飛、管景模俱遺書誘降，道隆焚書斬使。丞相巴延軍臨平皋亭山，令道隆間道入援，不敢輒留，時水陸皆有北兵，道絕不通，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，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，良淳唯倚道隆，既去，或告趙總領與可欲挾知州以降，良淳聞知與婦同縊於州治之碧蘭堂，乙亥除夕也。正旦黎明，追兵及道隆於江陵，親從軍三百人與殊死戰船上，食時矢竭船檠折，一軍盡沒，長子載孫由船後窗蹈水死，道隆知不

能脫，還入船中端坐繩床，元兵去道隆衣，掖至北舟。有間，一卒以道隆衣冠置所乘船中，曰：「吾總管說，『降，與乘船還城，不降，且羸而俘之。』令我置衣此船，須其降而後與。」禁人毋得輒登船，有頃，兩兵掖道隆，旋因得出船馬門，持道隆者稍怠，道隆亟躍水中死，北將猶令左右挽弓射水，餘兵有脫入臨安者。事聞，十六日贈官賜謚，厚恤其家，立廟安吉，官其子孫。越三日，兩宮赴北不及矣。

高應松〈參政〉

高應松，福州長樂人，登開慶己未進士第，由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，歷羅田縣丞。乙亥十一月，入國門，時獨松關已破。十二月，兼權禮部員外郎大都路總管。明年丙子正月，文天祥、張世傑入衛，時京城義兵逾十八萬，欲巷戰死國，丞相陳宜中守和議，收在城兵，人心皇皇，宜中懼，夜遁。先是賈似道潰師魯港，退駐揚州圖再舉，殿帥韓震欲獲駕遷幸，然後議和，宜中一反似道所為，斬震，貶似道，後元兵至城下，倉卒請和，元丞相巴延首問韓震頭何在。天祥讚宜中，復議幸閩廣，太皇不許，故棄三宮而遁。范文虎引元兵至湧金門入，舉朝奔竄，留者九人，如應松及正言陳春伯、侍郎翁仲得、大理卿郭珙皆三山人也。二十日，除應松中書舍人直學士院。二月初二日，賜在城文武官各二階，旌其不遁也。初六日，除權工部侍郎。九日，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。未幾，宰執吳堅、賈餘慶、家鉉翁等俱赴北，太皇命應松與劉叔子赴都堂視事，時國事已去，擁虛器耳。三月十二日，兩宮赴北，應松扈從，至燕四月二十七日也，明日即絕粒不語，越七日卒。

張玨〈蜀帥〉

德祐乙亥夏，荊湖諸郡俱降，蜀之音問不復與東南通，制置使知重慶府張玨猶振厲自立，招討梅應春以江安降，鈺遣兵收復，擒應春至重慶府臠之。元兵收取江安，所部州郡俱降，惟張起岩帥夔與鈺共為固守，屹然雙城，勢窮援絕。屢以虎符招玨，不從，帳下將有勸其降者，玨未果，將遂畔，夜開關納元兵，玨率親兵巷戰不勝，登舟欲下夔就岩，至中途，隨行將士利重賞，且念妻子俱已陷重慶，遂執玨獻，終不肯降，會應春之子朝燕計前事復父仇，玨遂遇害。

吳楚才〈大社令〉、吳應登〈楚才子〉

吳楚才，建昌南城人，名炎，以字行世，業儒。乙亥冬十二月，建昌降。明年春正月，

楚才於其鄉嶺村糾聚丁壯，稱義兵，張榜聲罪，是時王萬石猶以江西制置使走邵武，楚才遂由邵武太守黎靖德請於萬石，乞濟師，萬石不許，而授楚才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，且戒勿興兵，楚才不聽。二月三日，自嶺村率眾晨炊蓐食將攻城，鉦鼓震動，甫至近郊之龜湖，城中出步騎三道蹴之。楚才所部俱鄉農，鎧甲不備，又倉卒起義，未經練習，一見元兵輒噪詈，北騎左右馳突，其眾大奔，尾襲數百十人，奪其長梯鐵鉤等，因進攻嶺村，拒以木柵不得入。事聞，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才宣議郎，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，俾聚兵圖再舉，萬石匿其命，楚才既失利且乏援，元人誘降其眾，眾多解去，楚才走光澤縣，為人所擒，及其子應登以獻於建昌，坐獄上司遣錄事婁南良訊之，南良詰之曰：「汝何為錯作此事。」楚才抗聲：「不錯！如府錄所為乃大錯爾，府錄受宋朝官爵，今乃為敵，還思身上緣衫何處得來，我不過鄉村一秀才，特為忠義所激，欲為國出力，事雖不成，正不錯也。」南良愧而語塞。至六月末，楚才宗人吳浚奉密旨為江南制置招討使，起兵廣昌縣，建昌遂斬楚才父子，傳首諸邑。時益王登極於福州，聞而哀之，特贈五官為朝奉郎，即邵武建昌境上立為廟，贈額「忠勇」。

王士敏〈儒士〉

王士敏，吉州太和人也。德祐乙亥，江西諸郡既降，明年，士敏與針匠劉世超聚兵興復，兵敗，世超縊死，嚙血書石云：「生為趙民，死為趙鬼，赤心報國，一死足矣。」士敏入獄，書於裾云：「此行無復望生還，一死都歸談笑間，大地皆為腥血染，好收吾骨首陽山。」竟死於獄中。

陳文龍〈樞密丞相〉

陳文龍，字德剛，興化軍人，祖俊卿事孝宗為名宰相，開國於魏，謚正獻。文龍有文章負氣節，理宗朝為太學生，名子龍，咸淳戊辰，度宗初試進士，對策稱旨，擢第一，御筆改今名，授宣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。踐歷館閣，為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，似道行公田，浙西苦之，文龍在台抗疏力爭，辭旨剴切，似道不得已，為罷浙西判官洪起畏以自解，而左遷文龍大理少卿出知撫州，似道怒未釋，風言者劾之，罷歸裏。似道敗，召文龍為左史，以至執政。甫五月，丐歸。丙子五月，行朝召拜樞密使。秋九月，拜閩廣宣撫使鎮興化軍，平石手之亂。冬十一月，降將王世傑引元兵攻閩，端宗航海，福州守臣王剛中降，遣使徇興化，文龍斬之，縱其副以還，復書世傑剛中，責以負國，且自署曰「理宗學生、度宗狀元、德祐樞密、景炎宰相。」元兵進攻，文龍遣其將設伏，捷於囊山寺前，帥大怒，合兵水陸並進，先執其姻家許自，使致書誘降，文龍復焚書斬

使，鐵騎四合圍城，文龍拒之，戰不克，城陷被執，逼其降，不屈，咸淩挫之，文龍自指曰：「滿腹子節義文章，汝曹還忍相逼耶？」眾皆義之，乃執以如燕，在道數辱罵送騎，行至臨安而卒。文龍既死義，繫其母於福州之尼寺，臥病無醫藥，左右或感泣，母曰：「吾今死無憾矣，但恨不一見吾兒，當與之共訴於地下耳。」及卒，皆曰：「此母能產佳兒。」為之斂葬焉。

與榿〈秀王〉、方洪〈瑞安寧臣〉

丙子春，秀王與榿為兩浙閩廣察訪使。一日，至福州。五日，益王登極，而帝舅楊亮節居中秉權，與榿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正，遂犯忌嫉，諸將憚之。未幾，元兵逼浙東，乃命與榿出瑞安，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，朝臣言與榿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才，宜留輔以隆國木，譖者益急，卒遣之。冬十月，瑞安被圍，城中危急，與榿、洪誓以死守。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元兵，與榿、洪率眾巷戰，兵敗被執。參政董文炳伏而問之曰：「汝為秀王也耶？今能降乎？」與榿叱之曰：「我，國近親，恨不殺汝以報陛下，今力屈而死，分也，尚何問焉。」遂殺之，洪亦伏屍而死。洪，莆田人也。

朱浚〈儒士〉

朱浚，字深原，建寧府人，酷嗜墨刻，人號之曰朱古碑。元兵至其家，浚曰：「豈有朱晦庵孫而失節者哉？」遂自縊死。時江西帥府遣使入閩說降。

劉同子〈監丞〉、林同〈福州處士〉、林孺人〈同子之妻、同之妹〉

德祐乙亥，泉福既降，明年春，御舟航海，命將收復，圍泉州未下，福州興化劍郡復歸。前監丞劉同子家福清，糾合義兵，即故直寶章閣林彖舊宅置局曰忠義，招募卒伍，以同子為福建招撫使。冬，元兵至，諸郡復失，兵向福清，同子遣兵拒之，大敗，元兵至城下，同子逸去。有林同者，字子真，彖之孫，寒齋高士，公遇之嗣也，號空齋處士，孝謹廉讓而深於詩，以世澤受官弁，不仕，有父風焉。同子既建局於其家，敵至，眾勸其少避，不從，乃盛服坐堂上，題其壁曰：「生為忠義士，死作忠義鬼，草間足可活，吾不忍為爾，諸君何為者，自古皆有死。」俄而被執，同乃大罵不屈而死。同子轉匿親故家，丁丑歲，元有司捕之急，株連被禍者甚眾，同子知不免，自縊死。有司執其妻林氏孺人，詰同子反狀，孺人叱曰：「我林家與劉氏世為宋臣，欲以忠義報國，事之不成，天也，何謂反乎？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？我與我兄一忠義心也，死且求治汝於

地下，可生為汝等淩辱耶？」遂遇害。

徐應鑣〈太學生〉

徐應鑣，字巨翁，衢州人。德祐乙亥，兩宮赴北，瀛國公暨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、女元娘誓共焚，子女喜從之。太學，故岳飛第，有飛祠，應鑣具酒肉祀飛曰：「天不祚宋，社稷為墟，應鑣誓不與諸生俱北，願死祠下，與王英靈永永無斁。」祭畢，以酒肉餉諸僕，俟其醉臥，乃與子女入梯雲樓，縱火自焚，一小僕未寢，聞火聲，穴牖視之，見其父子儼然坐立如塑像，走報諸僕，得不死，怏怏出戶。翌日，得其屍祠前井中，與其子女皆僵立瞠目，面色如生。

馬墅〈廣西經略〉、賀文振〈裨將〉

馬墅，關西岩昌人，權廣西經略使，守靜江府，元兵至，墅死守不降，城破被執，斬之，既死，身不仆者經時。裨將賀文振亦與之同死。

馬發〈潮州守臣〉、藍某〈惠州通判〉、劉得遇〈廣西提刑〉

潮州破，守臣馬發死之。惠州破，通判藍某不陣戰死。劉得遇，蜀人，號肯堂，任廣西提刑知靜江府，城陷死之。

美人朱氏

美人從全太后赴燕，有悅其色者欲娶之，使人喻旨，明日寢門不啟，發視之，美人已自殺，有幅紙書曰：「向之未死者，以太后猶在，今事至此，豈復自辱，欲全節以見度宗於地下。」美人有一婢亦自縊于其側。

陸秀夫〈丞相〉、張世傑〈樞密〉、蘇劉義〈殿帥〉、張達〈都統〉、蘇景瞻〈尚書〉

厓山在廣州新會，蓋東之海門也，東通廣州，僅容輕舠，南入於海猶二百里，水勢如牛角，然殊非地利，而張世傑乃奉御舟自碉州駐此，識者惑之。祥興戊寅冬十一月，制置淩震小捷於廣州城下，世傑喜曰：「北人無能為，入夏且復走矣。」乃不嚴備，而於厓山東崖立草屋曰行宮，月朔則行朝會之禮，從官亦各結草屋以便起居。及周文英自漳州

來，乃知別有北舟水陸並進，世傑驚，議守禦，有告者曰：「北舟旦夕至，若塞海口不能進退矣，請乘其未至，移我舟以塞之，戰而勝固幸，不勝猶可西走也。」世傑以士卒航海久，多有離心，恐一動則星散，乃曰：「頻年航海何時是了，今須與一決勝負爾。」乃悉焚草市，以艦千艘結為水寨，船尾皆外向，上設戰棚為死守計，眾皆危之，無敢諫者。明年己卯正月二日，浙東帥張宏範舟師發潮陽，直趨厓山。二十日，江西帥李恒發廣州，牽哨船會師，世傑不塞山門護水寨，乃縱北舟入逼寨。十六日，北師大集，蔽塞江面，世傑乃調輕舟出戰，猶能牽取數舟，宏範所部俱海艘，無哨船可以趨利，故世傑以輕舟往來樵汲自如，眾議恐恒以廣州舟至，則樵汲絕矣。世傑乃遣文英將步兵，王道夫將蜑船迎擊，又促淩震入衛，己而文英遁入新州，道夫與恒遇，不戰而遁，淩震亦不至。二十三日，恒至厓山，以哨船阻輕舟，樵汲路絕，每日止候潮平，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，舟中糧猶可支半年。二帥屢遣使諭降，世傑輒厚禮其使，唯請退屯廣東一道，以奉趙氏宗廟，軍中聞者欷歔。二帥令盡取舳艫與南船對壘，即北岸立炮，且縛船載火，南船張布幕以當炮石，縛長竿於船尾以當火船。二月初二日夜，都統張達領快船出攻北之哨船，敗，亡失甚眾。初四日，定議進攻。初五日，三面進逼水寨。初六日，晨炊蓐食，恒乘早潮退，帥北面海船進攻，酣戰至午，殺傷相當，恒以船深入，千戶林茂躍登南船，千戶曾勝、百戶解清繼之，攻西北角上，眾大潰，俄而晚潮至，恒舟不能駐，僅奪數舟而還。宏範乘潮生，帥南面海船進攻，世傑摘北面守兵策應，士眾傷殘，俱無鬥志。恒復麾北面海船夾攻，呼聲動天地，水寨表裏受敵，會有仆其牆竿之旗者，諸船風靡，牆旗俱仆，世傑知事去，即抽精銳入中軍自衛。諸船奔潰，招撫翟國秀、團練使劉浚解甲降，貴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沈，死者數萬人。北舟進擊中軍，戰至晡，海霧四昏，咫尺不辨，風雨大作，海潮退，世傑與殿帥少保蘇劉義、都統張達、尚書蘇景瞻等十九舟斫斷碇石，乘風水之勢決圍東走。帝舟重大駐內水，為外舟壅塞不得動，丞相陸秀夫先沈妻子於水，乃奉幼主死社稷，以金璽繫主腰，秀夫抱赴水死之，宮人牽衣胥溺者十數輩。二帥止謂世傑必奉幼主南奔，恒率海舟追逐，宏範留部分降，時訊降人始知祥興君相俱赴水，遂大搜金帛，拘括將士，所掠皆歸宏範，尋於軍中得金璽，訊之，卒云：「於小兒浮屍上得之，不識為璽也，懼為人所知，棄其屍矣。」與降人言合。恒追世傑至高州界不及，世傑後二舟來降，恒班師於厓山，刻石紀功而還。世傑等南奔不能達占城，於是回船沿海收散卒，承宣使周文英等皆會。四月八日，至海陵港遇颶風，舟遂覆，世傑溺焉。蘇劉義本呂氏之客，諸呂降，招之不從，至是與張達、蘇景瞻等皆死於海。明日，文英收世傑屍，火於海濱，文英以世傑樞密印及餘兵赴廣降。宋亡。

謝枋得〈江東制置使〉

謝枋得，字君直，信州弋陽人。左目重瞳，腦若伏犀，口可容拳，髯疏而長，身不滿五尺，幼覽群書，五行俱下，終身記憶。及長，雋偉有大志，好直言，以名節自任，洞究治體，為文章有奇氣，單詞片語識省傳誦。嘉熙戊午，年十三，領鄉薦。寶祐乙亥，再薦。丙辰，廷對以治道策士，枋得直以丞相丁大全為答，考官佳之，欲俾魁天下，頗忤上意，傳臚出文天祥榜下第二甲第二人，以言不用，遂掛冠，賦詩曰：「玉皇殿下卸恩袍，羞見冥鴻惜羽毛，天地有心扶社稷，朝廷無意得英豪。早知骨鯁嬰時恙，何似山林遁跡高，次第秋風到蘭菊，歸家痛飲讀《離騷》。」扁讀書堂曰「疊山」，取重艮時止之義，學者尊稱曰「疊山先生」。明年丁巳，試中教官科，除建寧府學教授，以大全柄國不赴。開慶己未，除禮兵部架閣文字，又不赴。景定辛酉，以選為寧國府考試官，發策尤精愜，有江東十問行於世，似道怒，諷言者劾之，貶興國軍。咸淳丁卯，放還，除史館，不赴。元兵渡江，似道仍改令入官，差主管官誥院，不拜。江州降，枋得與呂師夔有舊，乃上封事，大略謂：「文煥守襄六年，古無有也，勢窮援絕，遂失臣節。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，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？設遇文煥以前語責之，不知其何辭以對。師夔非有異志，似道以為刑部尚書參讚軍事，欲召赴軍前殺之，不得已為偷生保家計爾。師夔心欲歸朝不能，而以告之謝章，章不敢言而以告臣，臣請下詔赦師夔之罪，分沿邊諸路之屯，命之為鎮撫使，而遣使赴北通知，庶可紓難乎？」言者劾其狂妄，罷其官。未幾，除江東提刑，捍禦饒、信，即安仁縣置司，招集潰軍，張忠孝隸麾下，俄兼江西招諭使。是年冬十二月也，師夔檄信州取衣糧，枋得榜云：「信州米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膳，信州絹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衣，平生朋友，遂爾睽離，一旦相逢，惟有厮殺。」師夔怒。明年，兩浙下，枋得寓弋陽，北使王世英、蕭鬱誘降，信州知州鄭虡降，遣人為枋得索提刑司印，枋得避於信之雲砌嶺。景炎帝立，以枋得為江東制置使，即弋陽起義兵。七月二十二日，攻鉛山縣，破其隘，俄而前軍潰，枋得以兵付江東招諭使傅卓，隱於江閩之境。王世英、蕭鬱以枋得不降，遣兵襲之，執其妻李氏、子熙之定之、二弟三侄及一女二婢，枋得竄入閩，隱建陽，自以國亡痛苦，麻衣草履終身。弟械至州，二使庭辱之，不屈，詰兄所在，不答，唯請死，殺之。囚其妻子至建康，繫宣慰司獄，李以豐姿衝麗以善詞翰聞，宣慰使廉下默實海雅欲昏之，李氏佯許諾，始緩其獄，將昏之前夕，獄吏戒李氏，李氏同女洎婢俱縊，主者懼，上其二子於行省。猶文以不降，將盡殺之，適左丞崔某自北還，獄具，崔見二子皆偉俊，曰：「若非謝提刑子耶？」命賦詩，立就。崔曰：「其父以忠遁，孺子何罪？」釋之，授省都鎮撫陳某，陳命諸子從熙之學，凡六年，資其歸。遂偕弟往閩省父，枋得命熙之歸養祖母，定之留侍，日以賣履為生。久之，碩人訃至，夜間道歸治喪，葬畢復隱閩。丙子歲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薦江南賢才三十二人，以枋得為首，特旨喚至，諭言為：「以公滅私，明達治體，可勝大任謝枋得。」故相留夢炎為吏部尚書，貼書促行，枋得復書云：「吾母年九十五死，殯淺土，妻女

爨妾以僕連累死囹圄者四人，弟侄死國者五人，遊魂難招，往痛莫贖，伏聞太母在北上仙久矣，惟北嚮長號，不能寄一帛書，如任元受故事，又不能匍匐一灑麥飯，孤臣何面目應聘耶？且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，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，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，豈敢曰『將以有為也』。」辭嚴氣直，累千百言。夢炎讀之汗下，復以書，辭程曰：「大元制世，民物一新，宋室孤臣，止欠一死。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，自今無意人間事矣，三十而入仕，五十而休官，平生實歷不滿八月，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，已不可言孝，惟黽勉送死或可以贖過。執事將隆旨以禮聘召，孰不興起，稽古之禮，子有父母之喪，君命三年不至其門，所以教天下之孝也，未有冒喪匿服而可以應聘召者。」遂不赴。明年，近臣同法師林樵谷春詣江淮搜賢，仍以枋得稱首，枋得抗顏謝之。又明年，行省丞忙古台奉旨驛召，親臨訪問，執手相勉，枋得曰：「上有堯舜，下有巢由，上有成湯，下有隨光，上有周武，下有夷齊，今存一謝枋得，聽其食西山之薇，又何損於國家。枋得母喪未葬，姓名不詳，不敢赴召。」丞相義之。未幾，江西省管左丞奉旨宣召，復謝之，乃深隱於建陽之後山堂。至元二十五年九月，福建省參政魏天祐齎特旨：「宣喚不覷面皮正當底人謝枋得，就交魏天祐上大都，來的時分就省裏索氣力，一同帶將來者行省委官。」洎建寧路官建陽縣官至馬鋪，遣縣尉張某馳至後山堂物色枋得，告以故，復以母喪辭，弗獲。翌日，強登舟，至路過崇真道院，賦詩別友云：「雪中松柏愈青青，扶植綱常在此行，天下久無龔勝潔，人間豈獨伯夷清。義高便覺生堪舍，禮重方知死甚輕，南八男兒終不屈，皇天上帝眼分明。」遂卻粒不食七日，館伴者強進膳。九月二十日，又不食，而神氣清爽，時絕粒九日矣。十月十二日，賦詩云：「西漢有臣龔勝卒，閉口不食十四日，我今半月忍饑渴，求死不死更無術。精神時與天往來，不知飲食為何物，若非功行積未成，便是業債償未畢。太清群仙宴會多，鳳簫龍笛鳴瑤瑟，安得神靈羽翼生，騎雲直上寥天一。」長子熙之自信來省，枋得曰：「大丈夫無兒女情。」拒弗見，門人惠寒衣，弗受。十八日，啟行。十二月十日，抵龍興，左丞呂師夔夙相厚，遺寒衣一襲，力卻之，有「身不繫綿二十年，後山凍殺分宜然」之句。二月十四日，至采石，賦詩絕粒，日啖五棗。至元三十六年己丑四月五日，至京，問太后讚所、洎德祐主所在，各向其方慟哭再拜，館伴者曰：「此是文丞相斫頭處。」以脅之，枋得曰：「當年集英殿下賜進士第幸同榜，今復得從吾同年遊地下，豈非幸耶？」越四日，遷憫忠寺，壁間見曹娥碑，灑淚讀之曰：「汝小女子且能死，吾豈不汝若哉？」是夕卒。呂師夔適在京，為具衣衾棺槨殯之〈（闔）〉明門外。九月，門人李思衍使交趾回，與尚書謝昌元捐助，俾定之負其骨歸葬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